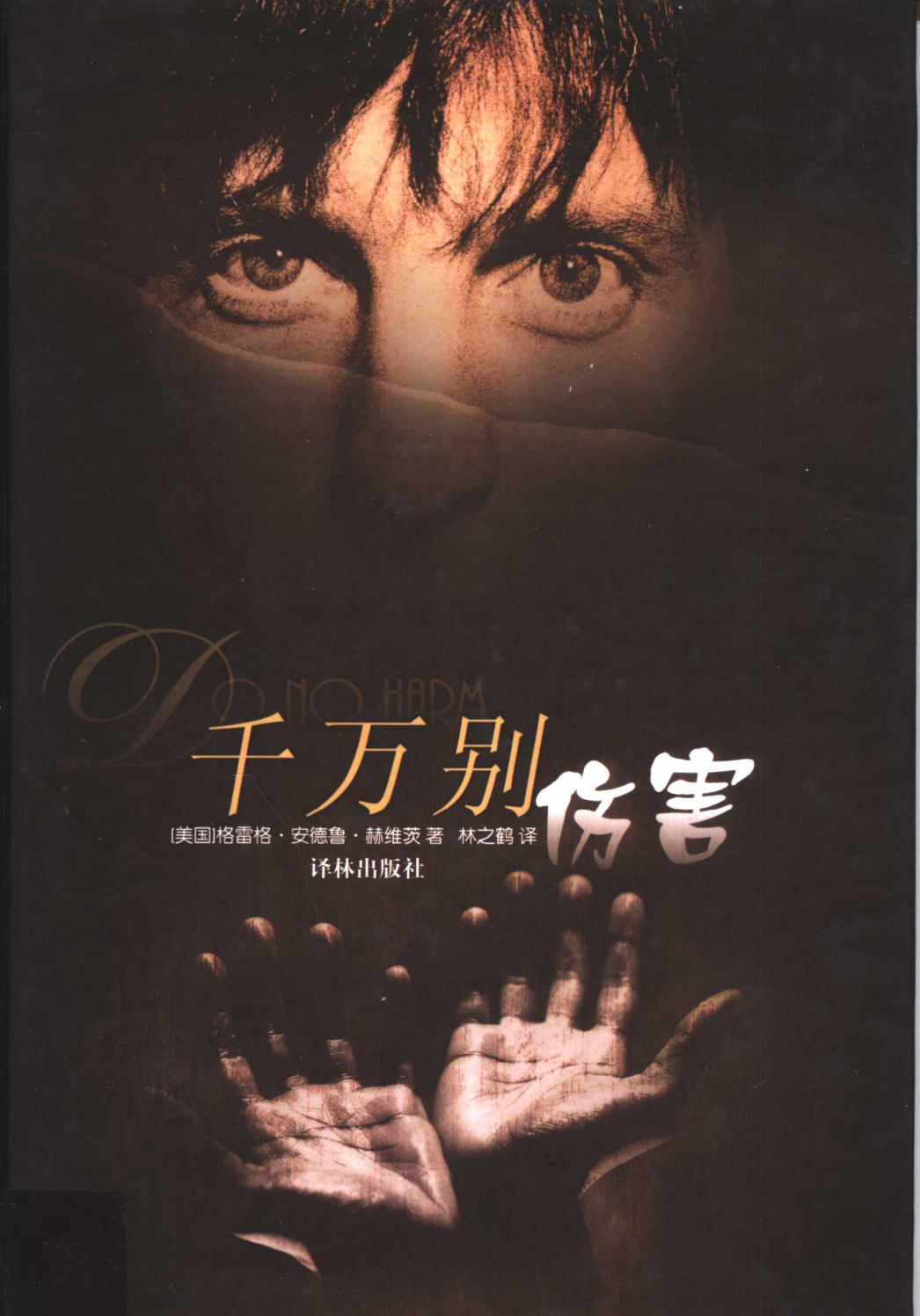




DO NO HARM

千万别伤害

[美国] 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著 林之鹤 译

译林出版社



千万别伤害

[美国] 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著 林之鹤 译

DO NO HARM

译林出版社



7204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万别伤害／(美)赫维茨(Hurwitz, G. A.)著;林之鹤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6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Do No Harm
ISBN 7-80657-771-8

I. 千... II. ①赫... ②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0680 号

Copyright © 2002 by Gregg Andrew Hurwitz.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4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3-113号

书 名 千万别伤害
作 者 [美国]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
译 者 林之鹤
责任编辑 许 平
原文出版 William Morrow, 200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插 页 4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771-8/1·564
定 价 (精装本)24.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美丽无罪

——读《千万别伤害》

张国章

在阅读《千万别伤害》这部小说时，我注意到了作者格雷格·安德鲁·赫维茨的写作潜意识。他没有把这本书仅仅当做一本畅销书来写。他在写作时，一直被某种情绪控制着，为一种责任感所遣使。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部小说的开头是怎样的故事结构：

女护士南希·詹金斯在她所服务的医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疗中心急诊室被碱液泼伤。美丽的南希·詹金斯变成了不想活下去的丑女。

接下去本来应该是寻找线索抓罪犯了，可赫维茨却在此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做了这样可怕的事？可以说，这也无可厚非，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切下去，到底见核。但赫维茨背离常规，没有这样做，而是绞进了一条双绞线：一面寻找罪犯，一面是那种责任感让他不断地探究“为什么”。

让读者阅读时某种程度上介入作品，得到的可能就不完全是一种畅销书的阅读快感了。这正是赫维茨要的效果！

俗话说，看报看题，看书看皮。文章皆因题而发，即切题而言。“千万别伤害”这一书名像是《谏语戒》之类，本文的题名则是一种张扬正义的呼声。事实上，这部书可以说是一部犯罪与反犯罪的

小说。

赫维茨最急着要告诉读者的是关于案情的延伸，只不过这种延伸与别的作家笔下的不同而已。故事到这里，最先产生反应的当然是南希的哥哥詹金斯，这是位身着深蓝色的洛杉矶警察署制服的警察。詹金斯明明抓到了已受重伤的疑犯克莱德，医生戴维·施皮尔却不让他带走，而是千方百计地把克莱德“保护”起来，致使他可以继续作案。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老实说，我第一次读到这里时有些想不通，但我又不能不注意到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赫维茨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一些美丽的事物。例如：

黛安娜放下电话，把它递给一个护士，然后转过身来。她那齐肩的直顺金发披散在身上，使她不得不经常把头发撩到脑后。只见她从耳后取下一支笔，将它悄悄放进她那褪了色的蓝色工作服的口袋里。戴维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引着她……

从银苇丛中和扇形的棕榈树叶后面可以看到那幢现代希腊式的房子。树叶投射过去的完美的影子映在雪白的墙上。在房屋窗户之间，黄蕨蔓延依墙而上，光滑而墨绿的叶子像萎缩的翅膀在风中摆动，在前面的草坪上，两棵巨大的棕榈树像交颈相吻的火烈鸟那样在婆娑起舞。位于布伦特伍德万宝路大街上戴维的宅第，在日落休闲中心之南，离它只有几个街区远。时而经过半独立式住宅的大卡车会给墙上的油画带来微微震动。这座半独立式的房子似乎有点腼腆，离开街道足有二十码远。

警官的肩部本就宽阔，暗淡的光线使得他的肩膀显得更宽，深蓝色的洛杉矶警察署的制服出现在白净的大厅里就像抹了一道油漆似的。他的头发修理得干净利落，有一部分轻轻地拂向一边。虽然他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但是他眼睛里那深邃的光泽说明它

们比平民百姓的见识要广得多。他的眉毛在眼眶上明显地抹了重重的两笔,使他的脸像一尊轮廓清晰的雕像。

这样的描写很多,赫维茨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不觉得赫维茨是要我们从那犯罪与罪恶的实质中跳出去,跟着他的另一个视角去阅读吗?这种新视角就是:观美、爱美、护美!

这种态度还不只简单地体现于行动,还是一种心理与世界观,一种道义与责任,一个我们生存状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指向,一种与人类共存的信号!

这一信号,怎么解读呢?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你看那漂亮的女护士南希,还有黛安娜等女性,到处都可以,被人攻击,被性骚扰,被……总之这世界是她们的灾难之源。这是美的过错吗?非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鲜美之物总不易久留。正因如此,美丽无价,美丽弥足珍贵。但人们为什么爱美?美为何难以持久?美的价值是否因为美的罕少又无法久存而显现?

《千万别伤害》中也有这个问题的讨论,但不是正面的讨论,而是从一桩犯罪案例开始的。这个案例活生生、血淋淋地向你展示:没有美的心灵的人,是怎么摧残美的,揭示一个很普通的道理:而没有美的心灵的人,并非先天,而是后天生成的。要拥有一颗美的心灵,首先要有一个适宜的心理环境。

二

《千万别伤害》写了好几个人物,他们几乎都是围绕着“美丽”做文章,维持与保存,破坏与毁灭构成了这桩很普通的案件的特殊意义,同时也揭示了面对一桩案件而出于不同职业的反应,其中最

重要的人物就是戴维。作者将戴维贯穿始末。戴维不仅仅是一位合格的、技术娴熟的医生,更是一种正义与勇敢的化身。

赫维茨对戴维做了很精心的描写,说他的下巴方方的具有男子气,棕色发亮的短发蓬松地散着。明显弓形的不太薄的嘴唇,淡蓝色的眼睛,只是不那么有趣。他相信他的状态还不错,还有魅力。接着,作者又说他对情绪激动的詹金斯微微伸开双臂,双手手指张开,掌心向外,说:“你似乎有点激动。”接着,他觉得不妥,忙补上一句,“很抱歉。”

这种描写,可谓精细。

但还没完。接着,又说戴维看了看詹金斯右胸口袋线上的名字牌。是南希的哥哥,他心底里爱着的女人的哥哥。

以这样的开场白来展示这两个人物之间的故事,已经暗喻了一些东西,但赫维茨仍嫌不足,而采用绞线式的手法发展情节,双线交叉式地展开使两个人物对南希的态度完全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来对比不同性格下的作为。

应该说,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与作为都是不大好写的,他们不是情敌,更不是对手,他们共同爱着一个女人,只是爱的方式有所不同。两个无法混合的角色。

戴维永远不想被破坏的“美”,在现实的戴维眼里总不那么使他如意:

到目前为止,就他所看到的,他应不会对医疗急救那么敏感了。子弹穿透自杀者的颊骨,但大脑却毫无损伤;摩托车在树有停止标牌的地方车毁人亡。儿童由于嘴经常挨打以致咬筋被撕开,不再连接上唇和牙龈。但每见一次这种进入急诊室十字旋转门便可见到的事,就能使他长点经验。经验是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黑暗的伴侣。瞳孔在扩张。昨天早晨再次证明了这个世界有着无尽的让人惊奇的事。究竟是什么样的病使桃红色和螺旋状的人脑

溃烂，使一种丑陋的被侵蚀的物体状态成了另一个人的面孔呢？

是对美的妒忌呢？还是对美的贪婪？或是其他？你能说明白吗？

詹金斯，一个职业警察，他眼里出现的东西当然突显出他的职业特点。身为哥哥与警察两种身份的詹金斯想到的是如何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当戴维发现案情并非那么简单时，詹金斯怎么也想不通，并以放走或窝藏嫌疑犯的名义把戴维抓起来，这就影响了戴维对“问题”的探究。好在赫维茨笔尖一滑，让充满智慧与勇敢的戴维，以其个人的能量战胜种种困难，尤其是在自己被铐时，仍然镇定而充满正义感，为抢救病人带着手铐做手术。此时此刻，反衬出冷血动物般的警察实在令人痛恨。

赫维茨善于用细节来表现人物的身份与性格。

詹金斯那种职业性的警察性格，深深融入他灵魂的深处，处处表现出执著：怀疑一切的眼光，视任何人都可能是罪犯——恐怕连自己的情人也要放在脑子里盘一盘：她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加害南希？

更为重要的是，詹金斯以职业与法律为最高的准绳。他不会考虑到社会问题，更不会考虑到学术问题。他的职业告诉他，把罪犯抓住是天下第一大事，别的都是在抓住罪犯以后。然而，生活中有些事件恰是抓住罪犯后就不再可能揭开“谜底”，而必须在此之前。这“之前”又往往与破案相抵触，怎么办？好看的故事就此随之而来。

赫维茨将几个人物的性格分开描写，在他们各自的身上展示不同需要的“智慧”是颇能吸引人阅读的。在赫维茨的笔下，具有罪犯和受害人双重身份的克莱德却没那么俊美英武，处处显出一种恶来。当他进入我们的视线时，他正——

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挤压受伤的指尖，挤出血珠，又用嘴吮吸起来。

他身上穿的是医院的褪了色的蓝色医生工作服。一顶破旧的海蓝色灯芯绒棒球帽低低地压在他宽大的头顶上，透过后面的网孔可以见到他秃秃的头皮。两边的脸颊都留下了粉刺的疤痕，不规则的凹陷地方隐没在房间的黑暗中。右耳上一个微微突出的伤痕分开他的头发，使他头两侧和后边的头发短，头顶的头发长而细，也许是为了掩盖他的秃顶。虽然他不是特别胖，但他多余的体重使他看上去肌肉松弛。一条细细的球链形项链嵌在他脖子上的肉褶里，一把钥匙挂在上头晃来晃去。

他紧张地吐了吐舌头，然后舔了舔上唇。他的双脚在桌子底下互相踢着，就像两条玩耍的狗在蹦呀擦的弄个不停。他的阿迪达斯牌运动鞋也因过旧而发黄，而且底部中间变得很脆。

.....

他的瞳仁两次转向左边，鼻子里发出咕噜声，他又重新做起手头的事情，将针头插进灰色的洗涤剂瓶里，针杆往后拉，让注射器吸满了鲜蓝色的液体。然后用拇指猛地推一下注射器，在桌面喷出一条细小的强碱液柱。他张着大嘴笑了起来，嘴角咧向他长得挺低的两只耳朵。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坏胚的形象。

三

赫维茨的聪明在于他没有把克莱德的犯罪原因放在警察詹金斯破案过程中剥开。

作者写到一半后，开始用复调结构来展示一个已呈现的故事，其人物就是犯罪嫌疑人克莱德与警察，还有让警察处处觉得羁绊

的戴维。阶段性的人物则有戴维的母亲与一连串造成儿童心理疾病的事件中的人物。

到这里，赫维茨没有把他们作为情节双绞线上的延伸物继续展开，而改用复调，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不让情节过早地给读者明白相互关系，否则就失却了悬念的价值。而这种悬念的价值，重要的还在于情节的可复读性上。难能可贵的需求，让赫维茨着实大显身手。他始终没有忘记通过戴维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医生来揭示与他的母亲及家庭相关的犯罪，按常理，他完全可以推卸犯罪的责任，但戴维在内心却无法推卸，由此达到小说家常在笔底生花的自责与灵魂拷打。戴维时时从社会去寻找犯罪根源，最后解开了自己积于心中的谜。

读到这里，我们就不能说前面的许多细节是多余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了，甚至包括在克莱德面前出现的金发女郎化妆后的眼睛流光溢彩，一只手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咯咯的笑声，转过头来那实在迷人的姿态，都可能诱发犯罪并成为揭示犯罪根源的线索！

赫维茨大概研究过女人的美与儿童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他时时把克莱德放在两大环境里煎熬：

现实中的克莱德需要美丽，却没有。他一直都是非常恶劣的环境里生活，无法接触到他需要的“美”，而是——

吞下一直在嘴里吮吸的橘子味药片，然后又舀了一勺速溶咖啡放到嘴里，脸上表情扭曲。他慢慢地咀嚼着，嘴角边粘的都是咖啡的颗粒，他的嘴抖了几下，然后一昂头艰难地吞了下去。就像吞下维生素药片一样。

一只老鼠窜出又钻到双人床下的一堆脏衣服里看不见了。床边上的那盏灯上搭着一条薄薄的紫色围巾，发出昏暗的光。

历史的克莱德呢，更糟。童年的克莱德经历了儿童极度恐惧

心理实验在身心的摧残后，心理严重扭曲变态，逐步发展到难以自制地犯罪。

克莱德童年生活如此凄惨，谁关心过他？谁来拯救他？

没有人注意到，只有克莱德自己成年后，想挽救自己，但已经迟了。他对于自己的挽救，作者则放到了戴维的视角里。正在诊断的戴维调整了吊在他肩上的听诊器说：

“呃，我刚才见过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里的一位病人，他说克莱德曾经想偷药片，猜一猜是什么药片？”

“锂。”

“对。显然克莱德想通过这些药片来帮助自己控制暴力冲动。”

“但是，它的主要用途不是用来控制暴力行为，它只是用于治疗癡狂症。”

“我知道，但是它也能帮助控制暴力。在监狱里，它一直用来治疗那些有心理障碍、试图挑衅的囚犯。不过锂实际上用于控制暴力的范围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克莱德认为它有助于控制暴力……”

啊！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面对儿童而存在的社会上大量不健康读物、影视，家庭生活中的非健康因素，非人道的科学实验……种种，种种，这个全球性的问题，精神性的疾病绝对不完全是一种家庭遗传或者是药物性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正是这种社会性，给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不良后果。问题是，我们身在其中常常感觉着这个后果，却又因为眼前既得小利而失却重大责任！只有当一个儿童成为克莱德，犯了恶性案子时，我们才来头疼治头，脚痛疗脚。那还来得及吗？有人甚至会说句轻巧话，社会芸芸众生，怎么就只有他呢？

谁要说这话,就可以读一读克莱德想自己疗治那深深印在心灵上的“疾病”的细节,看看心灵有没有被一击的感觉?

被世界浊流淹溺后堕落的世界一旦失去了对美丽的真正感觉,世界回报我们的,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年轻女子的体态一向都是“美丽”的化身。

儿童从来代表未来。

美丽无罪!

童心不可泯!

第一章

一位护士跌跌撞撞、盲目地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急诊室走出来。她面色苍白，眼皮肿得几乎快睁不开了，细细的几缕头发从额前散落下来，而这时她的双手还在面前挥着。从胸腔深处发出的哀号，急促得犹如动物发出的声音，在离开嘴唇的一刹那凝成刺耳的呜咽。半轮月亮将她的 V 型领口映得更加灰暗，却也衬出锁骨周围皮肤的白皙和柔嫩。

她试着要说什么，却只从喉咙发出几声呻吟。

在前厅登记窗口前，一个西班牙后裔花匠从椅子上跳下来，包手的绷带已经被血染红，慌乱中还撞倒了椅子。护士走近了，他远远地避开，生怕遭到攻击或被传染。一位母亲抱着五岁大的孩子，尖叫着穿过一排晃动着的大门，直奔候诊室，她认为那里才安全。坐在保卫中心桌前的保安也警觉地抬起半个身子。

就在靠近这个女人太阳穴的地方，一个水疱迸裂开来，脓水流过她的面颊，经过化妆的面容已变得斑驳。裂开的伤口弄脏了她的嘴唇，而当她张开嘴尖叫时，她那双弧形的嘴唇裂开了，于是血就顺着下巴流下来。她靠着墙壁摸索向前，肩膀随着吸泣而痛苦地抖动，嘴唇一张一合，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

帕特·阿特金斯的脸上带着一种惊恐的神情，在伤者分类小房间里绕着桌子行走，还打翻了她早晨的第一杯咖啡，然后跑进大厅朝着那女人奔去。

女人干呕着，将一小块灰色的呕吐物吐到雪白的墙壁上。她

向前猛冲,却因为小腿撞翻了椅子而摔倒在地。在摔倒之前,她试图用手掌撑住地面,好让自己不跌倒下来,但没有成功。

帕特一边飞奔过去,一边对保安喊:“让他们把创伤十二号病房准备好!”

在那个护士靠到帕特的背上时,一束头发掉到纤尘不染的地上。她摸到了伤者狂跳着的脉搏。当帕特看到了这个护士的身份徽章时,她猛地吸了一口气,手把那粗硬的灰色头发向后一擦。

“上帝!”她大声说,“是你吗?南希?”

那护士肿大的头点了点,发白的仍流着血的皮肤泛着光。“施皮尔大夫,”她哑着嗓子说,“叫施皮尔大夫来。”

戴维·施皮尔在差点撞倒一具放射示意图架子之后,飞快地冲进中心工作区。中心工作区与两条平行的走廊相连,走廊上的几间检查室就构成他的部门。他指着一个实习医生打了个响指说:“卡森要给七号病房做腿部缝合手术。你过去盯着点儿,那样他就别想偷懒了——你很清楚他的缝合技术怎样。再说,我要到八号病房去看米切尔的尿样。”

他穿过中心工作区,轻轻拍了一下他最好的住院医生的肩膀说:“黛安娜,我们走吧!”

黛安娜放下电话,把它递给一个护士,然后转过身来。她那齐肩的顺直金发披散在身上,使她不得不经常把头发擦到脑后。只见她从耳后取下一支笔,将它悄悄放进她那褪了色的蓝色工作服的口袋里。戴维将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引着她来到一号走廊。突然轮床从他们身边飞驰过,惊得他们急忙向后躲闪,而轮床一个急速的左拐弯,进了外科病房。他俩跟了进去。戴维伸出一只手放在轮床的栏杆上,而护士们正在按住病人那不停扭动的身体,由于她穿着工作服,看上去就像一道深蓝色的波浪。帕特俯下身子,用外科剪刀将湿透的护士服从顶端剪开,然后把衣服掀向两

旁。

“了解了哪些情况？”戴维问。

一个头发又黑又亮的护士看了他一眼说：“白人女性，大约二十四五岁，脸部和胸上部有呕吐物、红斑水疱，两眼看不见东西，中度呼吸障碍。从表象上初步判断为某种化学物灼伤。”说完她俯下身子将病人的身份徽章从一堆衣物中取出，只看了一眼，就大惊失色地说：“原来是南希·詹金斯。”

消息在护士和化验员中迅速传开来。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于在压力下做手术，可是却从来没有把一个既是同事又是朋友的人推进急诊室治疗过。

戴维瞥了一眼南希那满是水疱的脸，她那漂亮的缕缕金发散乱地搭在轮床上。他感到一股寒意从胸腔一直冲到肠胃，不禁回想起他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晚上，他也是这样把妻子推到这儿来的，但是他很快使自己镇定下来，理清思绪。他那医生特有的冷静本能地让他对病人既有爱心又能客观地处理问题。

他快速绕过轮床，以检查南希脸部。她眼皮和嘴唇深度灼伤了。如果当时泼向她的腐蚀剂溅进了眼睛或喉咙，那他们现在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给我把肠胃和眼科检测仪拿来，”他说，“叫人联系毒性中心，好让我们把这种刺激物弄清楚。”

帕特从南希的身后抬眼望了一下说：“鼻翼在翕动，她在喘息。”她咬着嘴唇说：“快拿监视仪来。”

“找些酸碱试纸来，”黛安娜大声喊，“立即弄些盐水瓶来。”

一个工作人员从房间里跑出来，两个护士冲进来，匆匆戴上乳胶手套，一直把手套拉到手腕上。

“是爆炸引起的吗？”有人问。

“怕不一定，”帕特回答，“南希自己走进来的。事故一定就发生在外边。安全部门已经联系警方了。”

“她在努力撑着呢，”戴维站着说，看了一眼她那紧紧贴在肋骨和脖子上的皮肤，“锁骨上和胸骨下的皮肤有萎缩现象。准备给她插管子。”

南希挣扎着要坐起来，但帕特制止了她。南希的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胸部的剧烈起伏。“施皮尔大夫。”她说，声音含混嘶哑，仿佛是从肿胀的喉咙里挤出来的。

戴维俯下身子凑到南希脸旁。水泡周围的皮肤正在变白，与红色的凸起部分形成极大反差。南希看起来似乎还要说下去。

他用手拍拍她的下巴，准备检查她的气道，说：“南希，我就在这里。我们会让你得到很好照顾的。能不能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在处理的是什么物质？”

静脉注射吊了起来，脉搏血氧仪也套到手指上，从她腿上剪下的工作服被扔进了废物箱。心脏怦怦跳动，在她的胸部留下了弹坑一样的形状。

南希咳嗽着，在病床上痛苦地翻滚。

“心率一百四十，”有人说，“氧饱和度低于九十多，还在下降。”

戴维的身体俯得更低了，贴近南希说：“南希，能给我们说说情况吗？”

心电图监视器在屏幕上呈现出绿色线条，显示出心动过速，而高峰与低谷越来越拉平了。南希艰难地抬起胳膊，一只手在空中无力地抓着什么。

没有时间了。戴维把她的颌骨扒开，仔细察看她喉部的情况。口咽部已经溃烂，由于水肿累及亚急性气管，流经喉咙的任何饮食都会刺激这个部位的组织，激起大范围肿大。他需要在南希的喉咙闭合前快速寻找一条气道。

戴维把她的头朝后仰，好使喉咙最大限度地张开。“注射二十毫克依托咪酯和一百毫克罗库溴铵。”他说，声音连他自己听起来都那么尖锐。这些药物可起到镇静作用，并让南希完全麻痹。如

果不是医务人员给南希插了管子，她甚至不能自由呼吸。

“拿喉镜来。”戴维说。

这种 L 形的器械啪的一声递到他的手上。他用左手拿着喉镜，然后将前端扁平的部分顺着南希的舌头插下去，附着的小灯指引着它通过会厌。可以看到咽部的肿胀很严重，远远超过他的初步诊断。他甚至连处在气管管道中间的声带都看不见。

戴维看了一眼黛安娜，她正小心而熟练地把南希喉部下方的环状软骨膜往下压，好让他能看到声带，但是成效甚微。

“注射麻醉剂，再看看要多长时间多纤维镜能送到这里。”戴维吼起来了。如果肿胀得太厉害，他就只能通过细细的仪器来观察气管了。

他重新固定了南希的头部，又试了一遍，可是仍然看不到被肿起部位挡住的声带。

“给她做环甲软骨切开吗？”黛安娜问。

戴维摇摇头说：“先别急。但是在切除前，我想凭感觉给她装根管子，看看幸运女神会不会照顾我们。”虽然肿大的部位阻碍了他的视线，但他仍然将气管内的管子一步步向前推进，在南希喉部下方找出一条通道。戴维将金属探针从一头移到另一头，触到了南希喉咙的深处。他在管子末端接上终流二氧化碳监视器，然后将氧气袋的阀门放在屏幕的上方。

黛安娜从她的双肩上下取听诊器。她听完南希的肺部之后，又转到她的胃部听，而这时戴维用手给袋中灌气。“我正听到发出的咕噜声。”她说。

乙基管蜿蜒曲折进入食管。黛安娜正在听胃部声音，而不是在听肺部运动。监视器上的数字显示二氧化碳含量挺高，南希还不能呼吸。

“她的氧饱和量在下降……”帕特说，声音里饱含着惊恐。

南希的身体正在由白变蓝。